

中副選集

第八輯



中央
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八輯

中副選集

第七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吳俊才

編輯人：孫如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二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七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序

楚崧秋

中副選集第八輯即將出版。這一集的篇幅份量，與前此各集，大致相同，其取材是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中副所刊各種文字中挑選出來的。在此半年時間之內，中副總共刊出過二百餘萬字，現在選取廿萬字，納入選集，僅是十中取一，若以同一時期作者所惠宏文來計算，更是百一之選，堪稱得來匪易。因此，我們希望這本選集，能够獲得讀者的喜愛；同時我們計劃以後每半年出版選集一冊，長期為讀者服務。

中副是一個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刊物，承讀者與作者一貫的愛護與支持，投稿、通訊與建議，均十分踴躍，每天接到的函件，平均達百五十件以上，真是珠玉滿前，目不暇接。編者面對為數如此衆多而題材又無限制的稿件，究應採取一個怎樣的標準，來作為衡量取捨的依據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老實說，以內容如此複雜、問題無所不談的中副而言，很難訂定一個具體的標準，作為衡文的尺碼，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它的一貫風格，作成下列幾個抽象的原則決定：

第一、就選文的態度言，中副編者必須做到「六親不認、鐵面無私」八個字，因為只有以文論文，而不以人論文，中副才能永遠保持其成為公衆的園地，和受到廣大讀者的信愛。這一點，我想編者是做到了。

第二、就選文的標準言，中副一貫謹守「中正和平、樂觀奮鬥」八個字。文學是現實社會的反映，任何現實社會，有光明的一面，也難免有黑暗的一面。唯中副篇幅有限，它應以較高的境界，用其篇幅，以樂觀奮鬥的精神，來發揮鼓舞人心的最大作用。

第三、就選文的重點言，中副應着眼於「讀者利益、高於一切」八個字。因為中副純粹是爲讀者而辦的；編者在衡量任何一篇作品時，不應問自己喜愛什麼？也不應問作者想表達的是什麼？而應問讀者喜愛什麼？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如果每篇文章都爲讀者所喜愛，並切合讀者的需要，就是成功的刊物。

至於這次選集，亦以前述原則爲本，並且，涵蓋面務求其廣，有文藝性的，有思想性的，有知識的，也有實用性的，但總以寓意深長，饒有趣味爲主。所有入選的作品，都曾獲得許多讀者的來函讚揚。換句話說，至少已經過讀者抽樣的投票同意。因此，我們希望它能爲廣大的讀者所喜愛，並盼隨時來函指數，作爲我們今後繼續編輯他集的參考。

中副選集 第八輯目錄

序·····	楚崧秋	(1)
蘆葦與巨人·····	彭歌	(7)
中國人·····	潘瑞	(35)
我的懺悔·····	至愚	(59)
芭蕾伶娜·····	會幼	(71)
二叔·····	葉杉	(88)
虎種·····	李崇科	(101)
聽吳樹仁講演·····	惠天	(122)
頑石點頭·····	謝中新	(133)
同感心·····	慕南丁	(144)

恬恬的自白·····	徐意藍	(152)
讀書與明理·····	招魂	(173)
硬漢·····	潘瑞	(180)
霧裡的白樺·····	劉文獻	(203)
手足情深·····	任真	(219)
美妻·····	鰲峯漁	(243)
血衣·····	何國璣	(264)
英國人的團隊精神·····	關仲昭	(272)
評梅特涅外交政策·····	中鐸	(274)
斥虛偽的民族思想·····	中鐸	(277)
論歷史與自由·····	中鐸	(281)

論人權思想的維護·····	中	鐸	(284)
問題與思考·····	邱	連煌	(287)
時間的管理·····	那	福忠	(295)
從行為科學談兒女經·····	邱	連煌	(301)
平心論針灸·····	吳	述中	(319)
與自然和諧相處·····	郭	子文	(326)
挽救世界危機需要道德勇氣·····	陳	天嵐	(332)
矯情的武陵人·····	何	懷碩	(343)

蘆葦與巨人

彭歌

人，是有思想的蘆葦。蘆葦是脆弱的；思想，却是無比的堅強。

(一)

和幾個年輕的朋友談天，他們問我，「在我們這一代，你認為誰是最偉大的作家？」

這問題不容易回答。我自己也常常這樣問自己，究竟誰能當得起這個「最」字？衡量一個偉大的作家，除了寫作技巧之外，當然還要包括他的思想、人生觀與世界觀；他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在現實生活中所表現的獨特風格與道德勇氣。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背景與際遇。在「百年之後」的文學批評家的着眼點應是作品的質與量，作家的藝術成就，而不太措意於作家自身的處境。作家生活環境的順逆，對於後世的史家與論者，並不一定當作很重要的考慮因素。生命史上的飛黃騰達或坎坷流離，並不足以增減其作品的身價。

但是，當世人來看當世人，因為呼吸的是同一時代的空氣，乃更多了一分關切。我們對於偉大作家，不僅頂禮膜拜其嘔心瀝血所創造的藝術結晶，同時也關注其藝術與藝術以外的

生涯。

作品加上人生。如果把這兩個條件並列，我想，目前仍生活在蘇俄鐵幕中的亞歷山大·索茲尼欽 (Alexander Solzhenitsyn)，可以算是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作家。他雖處於死生莫測，艱難險巇之境，而猶能無改其嶽奇磊落之性；節概凜然，不屈不淫，儼然乎「大丈夫」之卓然自立，當得起一代典型。就是作為一個人，他也反映着這一代被壓迫、被迫害的苦難者的良心，非僅使廉頑立懦，影響及於當時，並且對千秋萬世的是非善惡，作了強有力的見證。索茲尼欽的存在，對於這個時代是有啓示性的。

在人類登陸月球以後的今天，科技進步已經到了「一枝獨秀」的程度，物質生活與經濟成就越來越受人重視，性靈的重要性乃相對降低——文學藝術逐漸被貶抑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共產主義的「唯物」，與資本主義的「拜物」，威脅着人類的良知與心魂。在這樣一個價值錯亂、思想迷惘的時代，一個偉大作家之出現，使人類靈明不泯，心志堅強，也許比一個科學家、政治家、企業家或任何其他一型的所謂成功人物，具有更積極與廣遠的貢獻。

文學家常常是悲劇中的英雄。如索茲尼欽所說：「我的心地清白坦蕩，因為我已克盡了作為一個作家的職責。無人能阻絕眞理之路，為眞理的闡揚，我已不惜獻身一死。」

這不祇是莊嚴的宣告，也是誠篤的心聲。索茲尼欽的的確確是生活在「存心時時可死，行事步步求生」的境遇之中。

他是自幼接受共產主義教育，而能幡然覺醒、挺身反共的巨人。這種孤軍奮戰，以筆勝劍的精神，求諸當世，不可多得。而他在頻經打擊，歷盡折磨之餘，竟寫出那麼多偉大的作品來，不能不謂爲奇才。

年輕的朋友們問我有關索茲尼欽的身世、作品，和其他資料。我最早介紹他的一篇文章發表於民國五十六年夏天；這幾年來，特別是自從他獲得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各方對於他和他的作品介紹漸多。新春假期中讀到佛勞義德（David Floyd）的一篇長文，感慨極深。索茲尼欽的主要作品，最近兩三年來譯爲中文者已有數種，但有關此一代文豪之事略，往往仍止於新聞報導的片鱗零篇。所以，我想根據佛勞義德的大作再加補充，加以綜合的評介，以向此一代名家爲真理而奮鬥的精神致敬，也藉而激勵一切愛重自由、反抗極權的人們。

(11)

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瑞典皇家學院宣佈，是年諾貝爾文學獎已決定致贈索茲尼欽。瑞

典皇家學院聲明，此獎的致贈，乃是由於索茲尼欽作品中含有的高度道德水準，「且繼續光大了俄羅斯文學中最佳的傳統。」

由於這一決定，暴風雨乃降臨在索茲尼欽的頭上，並由此而顯示出在嚴酷的共產體制之下，這一代蘇俄文學與作家所遭遇的悲慘命運。瑞典皇家學院的決定，在鐵幕以外普遍受到讚揚。他的主要作品都已先後譯出，暢銷全球，各方久已承認他在文壇上的卓越地位。其小說如「伊凡·丹尼索維契生活中的一天」、「癌症病房」、「地獄第一層」，以至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一九一四年八月」，都已處處風行。「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暢銷書單上雖一直屈居李查·巴哈的「天地一沙鷗」之下，然而其在文學界的聲價，則被認為是足以繼承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不朽之作。

然而，在蘇俄境內，除了「伊凡·丹尼索維契」與寥寥可數的幾個短篇之外，索茲尼欽的重要作品都不准出版。像「癌症病房」與「地獄第一層」都是三五十萬字的巨著，竟都是靠了所謂「薩密茲達」（Samizdat）的方式來流傳——也就是說用打字的複本私相傳閱。

索茲尼欽是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才得出頭的蘇俄最偉大的作家；但，就蘇俄官方立場來說，他根本就不是作家。在蘇俄，所有文學工作者都要有兩個條件：他必須是共產黨員，

也是蘇俄作家聯盟的會員。索茲尼欽已被這兩個組織先後開除。所有他的作品，已出版者禁止發行，未出版者當然不准出版。蘇俄所有的報紙、雜誌、書店與出版機構，都受共黨嚴密控制，也都奉命不得出版他所寫的任何作品。

索茲尼欽憑作品而在鐵幕以外獲得的版稅甚豐，可是這些錢都無法滙入俄境。他近年來一直過着「自我放逐」式的生活，以戰時傷殘軍人的身分領取微薄的退休金苟延殘喘。他的妻子原任教師，也被迫辭職家居。自一九七〇年秋季以後，蘇俄當局運用種種力量，包括秘密警察、大眾傳播與檢查制度，對索茲尼欽橫施壓力，要在公衆的心目中造成「索茲尼欽根本不是人」的印象。

俄共官方對索茲尼欽的態度，有一個最富代表性的說明：俄共「真理報」總編輯齊姆揚寧（Mikhail Zimyanin）一九六七年在列寧格勒新聞界集會中致詞說，「我們當然不能發表他的作品。索茲尼欽要求我們那樣作，我們不能接受。他寫的東西如果符合社會的利益，才能够出版。沒有人不准他弄一口飯吃。索茲尼欽是物理學教員，那就讓他教書去好了。」齊姆揚寧在同一次集會中，並對詩人渥茲尼森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大張撻伐，他公然說那個詩人「糞土不如」。

正當蘇俄當局打算將索茲尼欽也貶抑到糞土不如地步之時，瑞典宣佈了贈獎的決定。這一個決定可能暫時解救了索茲尼欽的生死危機，但也由此使他更成為無法翻身的「囚徒」。

俄共的宣傳機構，對瑞典政府與皇家學院猛烈抨擊，且指責索茲尼欽是「世界反蘇勢力的工具」。Novosti 通訊社發表的評論，經全俄報紙刊載，其中指控索茲尼欽的作品是「文學的破產」。又說他「妄自尊大」，接受外人的「阿諛」，而那些人正是不惜任何手段來反對共產制度的。

索茲尼欽的作品，揭發譴責史達林時期暴政的真相，使俄共認為有害於他們的利益與安全。但是，蘇俄境內仍有若干開明的知識分子並不同意這種論調。在俄境以外的某些共產黨員或同路人，也不接受這種指責。譬如在法國，「法蘭西文學」是影響甚大的文學期刊，其主持人阿勒岡 (Louis Aragon) 就是老牌的共黨文人。其總編輯戴克斯 (Pierre Daix) 的政治傾向也久為人知。戴克斯發表文章說：「我們聲明，選擇索茲尼欽為諾貝爾獎的得主這一類的決定，正足以說明諾貝爾獎存在的價值。在最近七年以來，世界之大，再沒有另外一位作家如此成功地贏得舉世的敬佩與讚揚。毫無疑問的是，在世人的心目中，索茲尼欽乃是一個偉大文學傳統的新繼承者，將文學舉揚到新的高峯。」

戴克斯舉出許多例證來，不僅說明西方知識分子對索茲尼欽的評價，同時指出，蘇俄作家們也深具同感。他引述了一封重要的信。

寫信的人是曾任「新世界」(Novy Mir)主編的評論家杜瓦道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他也是第一個將索茲尼欽的作品發表出來的人。他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寫信給蘇俄作家協會秘書長費汀(Konstantin Fedin)，為索茲尼欽請命。信上說得相當坦率：

「你不能這樣談論(像索茲尼欽這樣的)一個人與一位作家，他曾傾注心血於他所寫的每一頁每一行，他在寫作上的成就，非我們任何一個人所能及，而現在我們却坐在此地來評斷他的高下是非。他曾經歷世間極其殘酷的種種遭遇——戰爭、牢獄、與足以致命的痼疾。現在，在他成功地進入文學界之後，又受到了官方的制裁，說得比較緩和一點兒，是屬於文學性以外的制裁，這猶如古希臘時代的非正式的政治性流放，徹底的污蔑詆譏，在一切出版品中禁止提到他的姓名，等等等等……不錯，我也不贊成他(對蘇俄作家聯盟)發表公開抗議誓的作法，然而，由於人道的理由，當我想到他所遭受的挫折屈辱，迫使他不能不採取那一步驟時，我實在不忍對他妄加矢石，作任何的責備。」

杜瓦道夫斯基是蘇俄知識分子精神上的領袖，聞此人已在年前去世。在他之後，再沒有

人能够爲索茲尼欽聲辯了。

蘇俄當局在一九七〇年秋天壓制索茲尼欽的作法，令人不由得回想到另一位蘇俄偉大作家的遭際。

那便是一九五八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榮譽的詩人兼小說家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巴斯特納克在俄共示意之下，爲顧及他所愛的人的生命安全，不得不聲明拒絕受獎。再數年後即悵鬱而終。他得獎的傑作「齊瓦哥醫生」爲世界傳誦，可是，在蘇俄境內一直到今天仍屬「禁書」。

然而，這兩個人的情況大有差別。巴斯特納克年事較長，他在俄共建立政權的初期，就已是頗富盛名的抒情詩人。雖然他對於共產主義與共黨活動，始終置身事外，但是終史達林之世，他都不曾用文學來向俄共正面挑戰。史達林去世以後，他才決意要將「齊瓦哥醫生」付梓問世。

索茲尼欽的小說與評論則都是無所避忌而深入地揭發俄共政權暴戾專斷的本質。他筆下刻繪的，即使不明言爲蘇維埃制度的現況，至少也是「不久之前的現況」。其中反映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蘇俄社會生活，以及和他一起生活、同遭苦難的人們的心聲。正由於他這種生